

剛愎自用的吳靜明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新加坡政府引用公安法令逮捕和長期監禁無數的真正反殖人士。吳靜明當時是泛星工會的副主席，也難免逃脫，結果在獄中度過了十一年的漫長歲月。幾年前不幸因癌症去世。

辭世之前，用馬可鳴筆名以第三者的身份寫自己，寫成長達三十多萬字(236面 A4紙)的回憶錄。原先取名為“不是陽光道”，後改為“動蕩的歲月”，最終決定用“走不到終點的人”為書名。第1,2,3章基本上寫他從小到大為生活而奮鬥的過程。最後一章開始寫他來新加坡後參加工會活動直到被捕。

現在出版的可以說是“縮寫”本，只剩下147頁，大約只剩下十二萬字左右。比原作不見了三分之二。吳靜明用幾年的時間去撰寫，再經過不斷地修改才完成那本“巨著”，也誓言是“寫真事”，“講真話”。現在竟把自己辛辛苦苦下來的“真事真話”減去了三分之二，許多“真事真話”都不見了！很多“大道理”也不講了！很多“政治正確”的理論也少提了！很多所謂“真理”也可以刪掉了！因此，“寫真事”就變成“寫半真事”了！“講真話”也變成“講半真話”了！

“走不到終點的人”出版日期是2010/2/2，出版人是已去世兩年多吳靜明自己，承印商在吉隆坡。沒有編輯人，也找不到國際書號(ISBN)。更找不到吳太太對該書的出版的一言半語。照理吳太太應該為先夫的遺著的出版的意義和紀念價值講幾句話，即使很簡單的幾句話才對。這的確使讀者感到不解？吳靜明已去世兩年多了。誰把他的原著縮成剩下三分之一來出版？是誰決定那些應被刪去，那些應留下來？吳太太沒交待，也不作出版人，到底誰是那位不敢負責任的負責出版人？死去的人是不能向死後發生的事情負責任的！

據我所知，吳靜明這本“巨著”有幾個版本。他在世時傳給了他的許多好友。我不認識他，我只聽過他的名字，因為我有許多老友都是“泛星人”，因此，我有機會看過他那“巨著”的兩個電腦印本。如果讀者在簡化的版本裡找不到我文中所引述的片段，那是被編輯刪除掉了，而不是我捏造的。其實，這類書不是文藝小說，可以為了版位而把故事簡化。更何況一簡就簡到三分之二！除非自己覺得原著所寫的是像女人的裹腳布越長越臭！都是一大堆垃圾！其實，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出書的目的是在針對林清祥。

据吳靜明白白,他是在 1957 年八月林有福政府進行大逮捕後參加泛星,“進入暴風雨區——投身職工運動”,和“...將近六年,連續地擔任重要的領導工作”。因而在 1963 年 2 月 2 日“冷藏行動”中被捕。在獄中度過了十一年,於 1974 年 1 月 21 日在強加限制令下獲釋。

在那個時代,無數的青年人都像吳靜明一樣,投身反殖並作出巨大的犧牲。有不少被關在獄中比吳靜明更長久。這是那個時代的年輕人的偉大自我犧牲的精神,會永遠留存在我們的史冊上。

在走那段艱難困苦的历史過程,出現了少數“走不到終點的人”是很難避免的。每個在中途離隊的人,都有他個人不同的原因和背景,這是當時的現實。在政治上,當時的這種行爲,是不受鼓勵和認同,而且是受到公開譴責。毫無疑問,這是當時的政治正確。

林清祥是一位聞名星馬和世界的真正反殖領袖。其反殖立場的堅定使星馬英三方的統治者都恨不得早日把他毀滅。從殖民地到獨立,他幾度入獄。直到 1969 年放棄政治前往英國。

吳靜明在 1963 年 2 月 2 日“冷藏行動”大逮捕後和林清祥一起被關在樟宜監獄 RB 牢房時,使吳靜明有機會看到林清祥在患病時受藥物的影響而在行爲和言論上表現出一些不正常。這些竟成爲吳靜明批判林清祥的寫作資料,用來對林清祥作人格暗殺的武器。

吳靜明不但對林清祥在藥物影響下發生了企圖自殺事件不予以同情,還質疑:“是起源于壓力和思想?還是壓力和藥物?(P.126) 吳靜明更用“領袖鬧自殺”和“有人鬧自殺”的字眼來描述這件不幸事件。林清祥在吳靜明眼中竟貶值到一個可以用自己的生命來“鬧”著玩的領袖!

吳靜明對人們讚美林清祥感到很不耐煩。他寫道:“林清祥逝世後,頌贊他的人把他說成是“獨立的設計師”,反殖運動的主導者。爲他在政治上失誤辯護的人說他受到百般的政治迫害;他是錯誤路線的受害者,完全是外在的因素造成的。這種說法,相等于說林清祥是反殖的主幹,一個完人,個人思想行爲是正確的,無細隙可擊的.....”

吳靜明於是提他自己的一套解讀“政治迫害”理論。他寫道:“隨意解讀“政治迫害”可能無法具體的反映事實,也可能掩蓋自己隊伍所犯的錯誤,使自己的隊伍未能及時

的自我協調和自我更正。”好漂亮的理論！吳靜明一下子變成統治者的辯護律師，為統治者迫害政敵而辯護。

從廣義上說，統治者引用“公安法令”逮捕和無限期扣留政敵，長期單獨監禁，已足夠解讀為“政治迫害”了。就算把意義縮小到個別案件上，具體地說：不給在獄中的被扣留者在患病時及時應有的，合理的醫療照顧，而使病情惡化，毫無疑問已可以解讀為更進一步的“政治迫害”和極不人道。這樣解讀“政治迫害”應該不是如我們的理論家吳靜明所說的“隨意解讀政治迫害”吧？！很可惜吳靜明不可能從他的墳墓裡跳出來為他的“隨意解讀政治迫害”理論作更進一步的解釋!!!

我們的理論家吳靜明更否定了外在因素對一個人的思想行為的重要影響。他寫道：“導至一個人的思想蛻變的外在因素並不是主要的因素，因為，如果一個人的領導素質和其本質是健康完美的，外在因素起不了“導火線”的作用。”

吳靜明於是判定林清祥的“誤失”不是外在因素所造成，而是他的“領導素質和其本質”是不健康完美的結果。吳靜明完全否定了林清祥當時患病（外在的因素）是導至林清祥發生企圖自殺悲劇的主要原因。因此判定這是林清祥的“領導素質和其本質”的不健康完美。這簡直是對林清祥的恥辱。目的是在抹黑林清祥！

沒有人，只有吳靜明，才會相信一個沒有病的林清祥會在監牢裡召開會議討論鴿子問題，也不會相信他會說：“...這些鴿子是我的，是我以前放的，你們不可以捉!...”，更不會相信林清祥一夜之間變得那麼自私，對著向他借書的人喊道：“我的書是不借給人的！”，使“被喊的人傻了！”原來借書的人是吳靜明自己。(P.122) 怪不得吳靜明對林清祥懷恨在心！

當林清祥的病情穩定時，他的一言一語，一舉一動也恢復正常。這反而使吳靜明感到愕然。他寫道：“隨著這個會議（作者按：指開會討論鴿子問題的會議）的結束，清祥也改變了自己：他的臉上有笑容了，他主動與人談話，願意與別人分享自己的東西，開始合群，領袖的風度開始恢復了，鼓勵人家看他的書。他不但沒有阻止抓鴿子，還叫人殺鴿子吃。這時候，大家反而覺得有點愕然，不知所措，一時無法適應這種情況！”

我不厭其煩做吳靜明的文抄公，是要證明患病的林清祥因受藥物的影響而使他失去控制自己的言行。我要謝謝吳靜明寫下了當時在 RB 牢房發生的這些客觀事實。但我

肯定吳靜明沒有把所有的“真事”寫下來，也沒有把“真話”全部講出來！他故意洩掉林清祥當時有病的真事寫下來，講出來！吳靜明知道若把這些真事寫出來，講出來，就不能達到他所要批判林清祥的結論，故意否定了這個重要的外在因素：即清祥當時有病，故意不承認這一事實，而這一事實正是影響著林清祥當時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使吳靜明在這種錯誤的思想指導下對林清祥作出一個錯誤的結論。

據吳靜明回憶道：“...在十七個同一天進入RB的人當中，發表聲明出去的有十一人；去中國的的有一人；接受普通條件釋放的有三人；堅持下來最終獲得釋放的只有二人。”在吳靜明的定義下，除了堅持下來的二人，（相信他是指自己和何標）其他十五個人都是“走不到終點的人”。

我們的確也應該為左翼反殖隊伍中有這樣質素的幹部感到驕傲與歡欣！然而，如果因為自己有了這段光榮的經歷而沾沾自喜，自以為自己是個完美無缺的人，自以為自己是個聖人了，因而驕傲自大，持著“眾人皆醉我獨醒”的高傲人生觀，未免太過自負了！

實際上，在那個時代，有好多的人都比吳靜明坐牢更長久，甚至長至兩三倍，如吳靜明為文稱讚的賽·扎哈利，林福壽和傅樹楷醫生，謝太寶，在學歷、知識和理論水平，政治認識、領導才能，個人的反殖鬥爭歷史和堅持坐牢的紀錄都比吳靜明好得多，他們對林清祥認識和了解，對林清祥在獄中所發生的事，是一清二楚的，但他們在出獄後還是那麼謙虛，評論事物還是那麼客觀、冷靜，事實求實，對林清祥還是那麼尊敬和愛護。難道他們都是一群沒有獨立思考的偶像崇拜者嗎？真所謂“空心的禾穗高傲地舉頭向天，而充實的谷穗，則底頭向著大地。”

奇怪的是，吳靜明對那十一個RB“走不到終點”而發表聲明的人，其中有些出去後更去為政府效勞，反而不找他們來批判，偏偏針對林清祥。在林清祥逝世十多年後，帶上包大人鐵面無私的面具，來為林清祥“開棺驗屍”，其動機何在？令人費解！也許這是提升自己的手段吧！

本來嚴肅和有原則地批評領袖的錯失是無可厚非的，是應該的，也是健康的。世界上沒有十全十美的完人，林清祥也不能列外。可惜，偏偏吳靜明學到一套政客對付政敵的下流技倆，在企圖毀滅他人之前先來一場人格暗殺！

吳靜明雖然在泛星“將近六年，連續地擔任重要領導工作”，他自己誇耀說，但他並不完全了解林清祥的親民愛民的本質。吳靜明自己說，他是“在這麼一個激奮人心的歷史場面里”即1969年六月四日當林清祥走出樟宜監牢大門時，才第一次見到林清祥。那只是在人群遠遠望到他影子而已。第一次近距離接觸到林清祥是在泛星麥波申路第一分會，那是在泛星總會的安排下。那次會面給吳靜明的印象是：“林清祥條理清晰，和藹可親的談話，溫雅的領袖風度風靡了以靜明為第一分會的區委和幹事，...”隨後他們就沒有更一層深的接觸，吳靜明自己寫道：“見面時都是千遍一律的點個頭，笑一笑，他和清祥之間保持的就是這樣的關係”。

以我早年在“各業”和清祥同事過的經歷，和後來泛星的許多朋友與清祥同事的感受，大家和清祥的關係是如同兄弟姐妹一樣，也正如吳靜明上述所描述的一樣：“...和藹可親的談話，溫雅的領袖風度..”然而這種關係從一開始就不存在於吳靜明與林清祥之間，為什麼？

據吳靜明所說，林清祥與他之間的關係更在泛星中委會否決兩位女中委辭職到外國求學後更加疏遠。清祥會為這樣的事就小器到對吳靜明另眼相看嗎？是林清祥真的對他轉變態度，還是吳靜明對他的偏見加深？或者，會不會有其他穩藏著的因素呢？

吳靜明帶著這種心病進監牢！在監牢中進一步滋蔓加深，最後也把它帶出監牢，繼續滋長下去！這個結到最後還解不了；只好帶進棺材，死後出書繼續糾纏不清！為什麼？

相信是要堅持自己的“政治正確，”吳靜明認為有必要與林清祥劃清界限。所以，在林清祥從英國回新加坡後多年，兩人都沒見過面。雖然有前泛星人員好意向吳靜明建議與清祥見見面，但也被他以沒時間而拒絕。較後再有朋友重提見面的事，並告訴他說：“清祥的身體不大好，大家已是幾十歲的人了，你見一見他，或許對他的心情會有幫助，設法抽點時間出來吧！”這朋友的話“觸動了他”，同意讓他安排會見林清祥。似乎很勉強，使人感到有點憐憫的心態，失去誠意。

吳靜明在泛星除了在總會外，也在第一分會和第三分會兼職過。他寫道：“第一分會沒有小山頭，意見容易統一。第三分會沒有明顯的出現對抗的小集團，但是意見的統一會比第一分會困難些，他們對總會的一些領導人，保留自己的看法，甚至格格不入，因此有人當不成第三分會的總務，有人不願意當第三分會的總務。”（粗體是作者加的）

從吳靜明的這段描述中，很顯然說出了泛星第三分會出現了離心活動，使會務難於進展。吳靜明到第三分會接任他的老搭檔李朝明擔任總務直到他被捕，連任兩屆。而在他的老搭檔李朝明擔任總務前的兩屆總務，吳靜明寫道：“工作得不很順利，”才會使連屆的總務都不能好好工作，出現“有人當不成第三分會的總務，有人不願意當第三分會的總務”。然而，吳靜明接任後，卻發現：“第三分會事實上沒有像傳說中那樣小集團林立，他們愛表達自己的不同意見，他們愛三五成群的討論問題，他們愛爭論問題。”也許那種“對總會的一些領導人，保留自己的看法，甚至格格不入，”的態度和作風，正合吳靜明自己的胃口吧！

剛愎自用的吳靜明並不愛護領袖，更談不上熱愛領袖。他在泛星有著輝煌的工作紀錄：“將近六年，連續地擔任重要領導工作”，他自己寫道。以他多年擔任重要領導工作的領導才華，他應該清楚地認識到在敵人的監獄裡，自己團隊的團結是首要的。他應該在一起受害受苦受難的朋友發生磨擦的時候，發揮他的領導才華解決朋友之間的矛盾，而不是參與磨擦的一份。與林清祥爭論鴿子的問題，反駁清祥說“……鴿子是他的未免是霸道了一點！”等等。和其他對清祥不滿的人一起圍攻患病的林清祥，讓他同牢房的朋友罵林清祥為“土霸王”，容忍另一位“背地里用福建人的{四字訣}罵自己的偶像！”到底林清祥與他們結下了什麼冤仇？！為什麼要這樣敵視林清祥？

這種對清祥的敵視是發生在林清祥還在堅持坐牢，還未發表聲明放去政治之前好幾年的事！也就是說在林清祥還未所謂“背叛”之前！何解？！

如果當時林清祥在病情發作時不是在敵人的監獄裡，不是在一個很不友善的環境裡生活，而是在他自己的家，周圍圍繞著一群關懷和愛護他的人，他的病情肯定不會惡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悲劇就可以避免。很不幸，他當時是在敵人的監獄裡，病發時失去了合理和適當和應有的照顧。加上當時和他生活在一起的人有些，如吳靜明，並不同情他，也對他不友善，甚至把他當作“土霸王”，用福建人的{四字訣}罵他。這種行為，簡直就是幫統治者迫害林清祥！可悲的是，這些人當中有好幾位是和吳靜明一樣，是來自工會、政党和文化團體的領首！在被捕前是左翼運動中風頭十足的頭頭！也許當中早已有人不準備堅持坐牢了！不準備“留下來等發臭啊！”

政治扣留者對新進來而不認識的扣留者的警惕性是很高的，為的是怕他是政治部派來的“卧底”。

有一位吳靜明用 ZJF 的代號的政治扣留者被送到 RB 來。沒有人認識他，新聞說他是一位從國外受訓的馬共自由報總編輯。因此，吳靜明寫道：“有一領袖看到吳靜明和這位編輯來往密切，或許是出于好心，怕他被拉進泥潭吧，疑心多多，連同其他二位找靜明開會，他挺討厭這種做法，……抱著一種抗拒的心理，完全聽不進去！……”等他們講完後，靜明說：“好！我現在向你們挑戰，看誰能夠正正當當的踏出這個監牢的大門，我的話就是這麼多了！”剛愎自用的吳靜明是不需要人們關心的！他是獨斷獨行的，不屬於群體的！

吳靜明在世時已知道有人對他這本“巨著”有意見。不知道誰寫了一篇題目為“後山”的文章（我沒看過），我只看過吳靜明寫了一篇回應的文章，題目是：“談談後山論”，當“附錄二”編在他後來的電腦印刷版本裡。吳靜明寫道：“他的{後山}是小田的爸爸！”說的是我寫“走不到終點”的背景，“把作者罵得狗血噴頭！”

在我看過的兩本電腦印刷版本中，有一本吳靜明在“在關本書的二三事(代序)”裡說：他的幾位好朋 C.L. 和 X 君曾給他許多寶貴意見，包括擔心人家會起訴他。他理直氣壯這樣寫道：“萬一不幸我的舊敵以及我的舊友捫著良心地成為我的新敵，要送我上法庭，我的新敵和我的舊敵又能在我的朋友中找到一兩位捫著良心的支持者，一起拍手叫好，我可樂死了！”

真沒想到吳靜明有這麼多敵人！有“舊敵”，也準備迎接“舊友成為新敵”！我沒見過吳靜明，只從泛星的老朋友交往中聽到他的名字，算不算是他的朋友？我不知道，但肯定不是“舊敵”！會不會因為寫這篇文章而成為他的新敵呢？這問題永遠不會有答案，因為吳靜明已經不在人間。但這不是我寫這篇文章的目的。我從不與人為敵。在我的朋友當中，我相信還沒有人把我當成“敵人”看待。這點我是有信心的！朋友之間對某些問題有不同的看法，是很平常的事。但見面還是朋友！

吳靜明知道：“詆毀好人是卑鄙的行為”。但他也許抱著生前不能成為知名人士，冒一冒險打著“寫真事講真話”的旗幟，對林清祥來個人格暗殺，為人所不敢為之，如果不能因此而留芳萬世，也甘遺臭萬年！生前來不及或不敢把“巨著”出版，死了才出書罵人，最大的缺點就是不能從棺材裡跳出來反駁！

盧大通 香港 2010.1.10..